

愛的起步—「寬恕」、「原諒」

林玉彩 臺灣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 更生輔導員

擔任更生輔導員雖已有 10 餘個年頭，但期間輔導的個案，大部分因為家人支持性高，且個人想擺脫曾是收容人的印記等因素，在出監後僅均未能深入輔導。而在 3 年前接到更生保護會通知，案主是一位智能障礙者，雖然心中存著不知道能不能勝任的疑慮，但經過了解個案基本資料，堅定了輔導員必須盡所能協助與輔導的信念，還是開始聯繫家庭面訪。而為了能更了解案主，決定直接到他的工作的洗車場碰面，後續再進行家訪。

案主是個 20 多歲的年輕男孩，雖然資料裡記載著中度身心障礙，但在初次見面時，他的表現只不過像是個話不多的男生；輔導員簡單向他介紹自己，從他似懂非懂的眼神，讀出他的防備，也因為他的少言、少回應，輔導員思索著第一次的接觸，不要給他太多壓力，就在車輛陸續進場等待清洗時，要他回到崗位上工作，輔導員能做的是等待下一次的見面，和解除他的防備。

接下來幾次和案主見面，運用了年紀相差不多的優勢，陌生與距離感逐漸消失，案主甚至表示希望和輔導員以兄弟相稱。不愛說話的大孩子，和輔導員的對話，回應的句子慢慢變長了；會細碎地說著與同事相處的情況，領到的工資交由母親保管，少少的零用錢，用來買飲料，下班後生活單純，多數時間就只在家中看電視。不過，大男孩的青春無異於常人，在良好的信任關係下，也會老實的告訴輔導員，下班後邂逅的高職女生。從他堆滿笑意的臉上，看得出一段不成熟的愛戀就要展開。

但是這卻成了輔導工作中面臨的難題，要如何去跟一個中度智能障礙、且尚在緩刑期中的大男生解釋，什麼是喜歡？什麼是愛情？又要如何告訴他控制情慾？其實，輔導員最憂心的是，這樣的孩子真的不能在這段時間，因為生理反應，和未成年的女孩發生關係，否則，將入監服刑，也不免因無知而受到法律制裁，讓這樣的孩子莫名的受到社會制度的傷害。當然，擔心的事不止一件，因為大男生沒有主見，幾個一起工作的男孩會慫恿他，也因為下班後沒有馬上回家，認識的朋友變得複雜，雖然答應對異性朋友保持適當的關係，只是輔導員真的沒有信心不會發生擦槍走火的事。為了確保萬一，輔導員不得不脹紅著臉，和家人以外的人談「性事」，而大男孩的母親也運用母親角色的權威，共同防止事件發生。

終於，大男孩的緩刑在去年期滿，而慶幸的是，輔導員擔憂的事並沒有發生，男孩也離開庇護場所，找到一般私人企業的工作，雖然工作酬勞並不高，但是案主的母親仍感謝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在這幾年的協助與輔導，讓這樣的孩子可以進入社會自立更生，為自己負起少少的責任，減輕家中的負擔。但是，輔導這樣的個案，輔導員的心是酸楚的，一個中度智能障礙的孩子，只因為學習連續劇中的情節，造成別人的誤解而提起告訴，而他並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辯解，家人也不知如何尋求資源與協助，最終孩子得背負罪刑，所幸能安然度過漫長的緩刑期，免受牢獄之苦。

更生輔導員是一份愛心志業，從投入的那一刻起，就不停的提醒自己，盡所能付出愛與關懷，而透過大男孩的個案，更深深體會到「寬恕」、「原諒」是愛的起步；至少擁有這樣孩子的家庭也可免再受如此煎熬。